

假孙子露馅了,康红受命来调查我

13

都市传奇

张杰当上孙子后,我日子好过了

那天庄亦归见到张杰,整个人激动得像炸了尸的木乃伊,从轮椅上站起来全身僵硬一直在说,像,像,像我年轻的时候……天荒地老,枯木逢春,铁树开花,众人就都说像。我心里说像你妈个屁,还不是老子们造假造得像,要不是弹棉花的我爷弹琵琶的我奶都是革命青年,背景不好伪造,加之我妈还在,当初真该把自己包装成孤儿,包装为孙子,反正都是庄孙子。

庄亦归就地名张杰为庄子乐,字子乐,诗书礼乐的乐,那字居然也是读 Yue。乖乖,真和老子李可乐是一样的,哎,可惜我就是那传说中的孝子,才不会更名改姓去当阔人家的公子。

忽然又想,如果成为公子,就有了钱,有了钱才可以成为孝子,要是跟贪财的老妈商量一下,是不是可以这个、那个……自古忠孝不能两全,但没说公孝不能两全,既是公子又是孝子,生活一下变得……不过,也许那些嫉恨我的人肯定又要说我见钱眼开,背叛祖宗。在成为公子,和成为孝子这两件事情上,一时间我很是矛盾,脸上很是焦虑,弄得庄亦归在问,李可乐先生,明天我就让助理把钱打给你,前面付的70万算是打点费用,我再给你500万怎么样,略表对你感激之情。

庄子乐睁大眼睛看着我,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,口气生硬对我说:哎,你,去帮我拿瓶可乐。我想过龟孙子会变,但没想到龟孙子变得这么快,去年让他客串了一把庄儿子,当时他就说过,要是我真成了庄家后人,就让你们全部当保安,我还踢了他一脚。

我想这是报应,是我该得的,所以我爽快地回应,好的,公子。帮船王找到孙子后,灯火声名鹊起,不仅生意好得数钱数到手软,而且我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名人,出门买个包子都有人抢着买单,喝茶茶也有人打折,就连上个厕所小便,旁边那人都会啧啧,转身,兴奋地面对我,你不是那个李……所以,自出名之后,我的裤子前面经常是湿的。

听说公安局宣传处请我去做讲座,怎样才能找到您想找的人。

听说市政府正考虑把我列入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,我为城市增了光彩。

生活幸福,我假装忘记青青烙在胸口的伤痛,即使偶尔有人说起,我就哈哈一笑,说这只不过是过去的文身。我换了车,换了房,换了手机换了行头甚至换了发型,除了没换袜子,我总觉得这条土狗与我有缘,只有它对它的感情是绝对真实的。

B型血透露了张杰的假身份

我是在睡梦中被康红带走的,她说,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,庄亦归发现了庄子乐是假冒的,已经报了案,你已成为本案第一嫌疑人。我大喊,冤枉,我不知情啊,那都是医大、巴豆他们搞的事情啊,我不知道,左兄罩也不知道……

醒来,听见有人在按门铃,我让它又响了几遍才去开门,知道我家的人并不多,一定是物管催我交车位费。

我使劲掐一把自己的大腿,不是梦——康红带着两个公安站在门口,像一杆威风凛凛的红缨枪,她出示了一张纸,说你带点漱洗用品,今晚不见得能回来。我突然觉得头顶上有一道强

光,白花花灌顶而入,把我像青蛙一样钉死在原地,没有力气,没有思维,喃喃说,让我想一想,想一下……青蛙是怎么跳死的。

康红说,你早不想清楚,现在在想,晚了。

当天晚上,我没能回家,第二天,还是没能回家……连续五天,康红名为询问,实则变相拘押,我手机被收,行动受限,与外界失去联系。只是从左兄罩偷偷托兄弟们零星告诉我的情况,才拼凑出东窗事发的缘由:

最先发现庄子乐是假的,并非庄亦归,而是土著女儿那帮亲戚,他们一直嫉恨庄亦归继承了财产,见庄子乐来后就移恨于他。庄子乐本应尽量回避和他们见面,可这个暴发户最近膨胀得连自己的脚都看不见了,连自己都相信是庄亦归亲生骨肉,完全忘记走时左兄罩给他交代凡事少说话、少乱跑、少结仇三少原则,从台南到台北乱跑,逢人乱说话,动辄就用台北黑道流行的话对别人说,信不信我注销了你。

那天因为争夺一个游艇泊位,就和土著家一个侄儿打起架来,那土著一酒瓶子就扎到他臂上,鲜血长流,弄到医院包扎,庄子乐这傻货害怕之下,伤没那么重却坚决要输血,医生一查之下就去调B型血浆,正在输血时,土著家想起,庄亦归是台湾报纸都专题分析过的A型血贼佬,敏感、多疑、神经质,医学原理,A型血里有抗B因子,只能生出A型和O型后代,决计不会生出B型血的后代,隔代也不可能。就偷偷取了庄子乐一根头发重新测试DNA……

晴天霹雳,庄亦归开始并不相信,要求复查,可复查之下仍铁证如山,一气之下卧床不起,交代无论任何手段都要追查到底,玛丽莎、方约瑟、盛大况等人因办事不力,如丧考妣,已于昨晚亲赴本城查明真相,市里已连夜命公安、医院、出生地县政府等部门配合调查。

康红来调查我

左兄罩主动检讨自己监督不力,请求处分,在等候处分期间停止一切工作。局领导分觉得他小问题大做,你又不是直接参与者,那个DNA比数学题还复杂你哪里搞得懂嘛,现在还得靠你去协助调查。但是,左兄罩平时所作所为,市局早有所耳闻,最终还是让特侦队的康红作为主办案者,主持这次调查。

左兄罩是局里老人,为人也慷慨,所以眼线爪牙遍布,我刚刚得到左兄罩的口讯——顶住。我已度过刚进来时的惊慌,知道最关键的数据师现在在巴拿马,那是个不引渡的国家,只要我咬死自己也是被骗子,谁拿我也没办法,何况,左兄罩、江县、西华医大副院长,谁也不想我出事。

第六天早上,康红一改冷若冰霜,笑吟吟看着我,还给我沏了一杯茶,熟普洱,头回生,二回熟,我们都是老熟人了。

所以我把所有的肾上腺素调动起来装愤怒,怎么回事,太子怎么就变成了狸猫了,看过那部叫《白色巨塔》的电视剧没有,一定是医院环节出问题了,现在医院黑幕实在猖獗,你们警方应该严打了。

康红耐心地启发我,难道除了医院,你不觉得还有其他需要想起的。

我不解地望着她,噢对了,那个叫方约瑟的博士也可疑,整个过程他参与了,说不定就是和数据师串通一气的。这些海龟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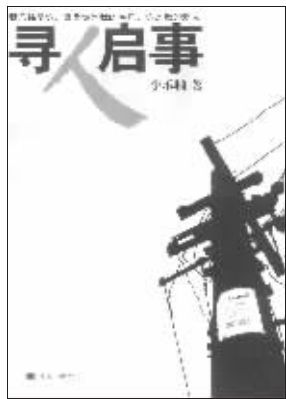
国外留学时就大搞裙带,叫海带,

海带最可耻,因为掌握了技术核心,就骗我们,那个DNA数据那么长一串,我们可是搞不懂。康红实在忍不住,眉毛倒竖,李可乐,今天我说请你来协助调查,是客气话,我完全可以拘你15天信不信,因为你是本案重大疑犯,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
我端起那杯茶纠正,应该是敬茶不喝喝罚茶,康警官我也告诉你,本案最大疑犯不是我而是给出DNA鉴定的国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,那鉴定是他做出来的不是我做出来的,那人是江县长找到的,不是我找到的,那手铐是经台北盛大况鉴定的不是我鉴定的,就算是杀人案,最大疑犯也应该是留下指纹、犯罪工具、最具犯罪动机的那个,他们比我都具备上述条件。我还想举报方约瑟、盛大况、玛丽莎,他们是做技术鉴定的,他们才最有犯罪动机,因为我最多能挣500万,而他们这些来自台北的,完全有可能合谋要挣到庄船王所有家产。警官,上次在玉屏我就说了,人民公安千万不要目光短浅,这次案件我怎么看都像是国际金融背景,对不起,我要请我的律师来……

康红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声色俱厉,愣愣听着我的长篇大论,好久才反应过来,但又说了一句让我抓住把柄的话,他们三个都是庄亦归的亲信,可信度高。

后来才知道我之所以被释放,原来是龙市长打招呼,鉴于城市形象,此案要谨慎处理,在没有找到实证之前不要随便抓人,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假孙子幕后人,而是找到船王真正的孙子,把坏事变成好事。我知道,龙市长不是为了我,而是为了城市形象。



李承鹏著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[上期回顾]

经过对利害关系的分析后,我和左兄罩决定把手铐寻亲的这出戏唱到底。为了摆平各路,我必须拿出一大笔钱消灾。我们的密谋被保安张杰听到,他以保密为条件,提出让他来充当庄亦归的孙子。无奈之下,我们答应了。

冯石终于遇上了一个比自己更需要钱的人

地产风云

一个比冯石更需要钱的人

老酱油周边充满了肮脏和落后。人们从来没有认为这儿有一天会成为全部北京人关注的焦点地区。冯石也因为改变老酱油而成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人物。人们更不会意识到老酱油会让冯石成为一个21世纪中国最具品牌效应的人,然后,又成为那届中国最著名的罪犯。

那天冯石与关树头一次走进了老酱油。他们把车开进了家属区,寻找着四号楼,从东一直朝西开,终于看见了一栋只有三层的砖混结构的小楼。外边甚至还有一点绿化,栽了几棵泡桐树。毕石章家就在这个单元,关树指着中间那个门对冯石说。

冯石下了车,关树抱着小狗跟在他的身后。冯石仔细地看这幢破楼,心想,如果毕石章就住在这儿,那他真还是个穷厂长,不是个暴发户。也许他真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,因为只有这样的人,才会把一个工厂搞垮。冯石信奉这样的句子:腐败,只有腐败,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。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狗,说:都说他老婆喜欢狗,但愿她喜欢狗,也喜欢我。

冯石在关树后边。关树在敲门。小高在最后,抱着那只狗。里边没有动静。冯石示意关树上楼。关树还是没动静。这时,楼道里走过来一个男人,说:找厂长呀,他不在,他在友谊医院呢,他被工人打了。

冯石问:为什么要打他?

男人说:为什么?他把我们交三险的钱,都干别的事了,我们现在都没有保险。找上边,还没有人管,你说,该不该打?该不该打?

冯石看看关树,说:走,医院。

“你先给我四千万吧,什么都好说”,说话的人头上缠着绷带,在病房充足的光线下,显得脸有些歪,他说话显得有些吃力,看来被工人打得不轻。冯石在想工人为什么会对他如此仇恨。又想工人们为什么只是把他打得住院,而没有把他打死。

毕厂长皱着眉头,拿过来冯石的烟。关树为他点着,他狠狠地吸了一口,说:听关总说,你们集团想并购我们老酱油?

冯石想说什么,被毕厂长用手堵住嘴。他继续说:我现在需要四千万,把欠工人社保医保的钱补上,你先给我四千万吧,什么都好说。

冯石顿时有点紧张,他看着毕厂长,想感觉一下对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,国有企业的大骗子。

我真是对不起我们厂的广大职工呀——房间里充满了老男人的哭声,白色的纱布和痛悔的声音绕在一起,让人感觉到了真正的恐怖。冯石看着关树,关树那时正在拼命忍住不要笑出来,他不敢看冯石,只是在用牙拼命咬自己的嘴唇,就好像是他真的想吃自己的那块肉。冯石却一点也不想去,他深刻地意识到了:今天终于遇上了一个比自己更需要钱的人。

冯石要还钱了

两天后的下午,当冯石与关树再次来到毕厂长的病房门口时,他突然感觉紧张。人家需要的是四千万,而你却带了块假表就来了。一块假表真能创造奇迹吗?他发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。冯石几乎是同时听到了两种声音,自己恐惧的心跳声和从病房里传来的毕厂长跟老婆的吵架声。

这个月的工资究竟给谁了?你说呀。女人的声音是老婆的。

你声音小点好不好?男人的声音是毕石章的。

家里本来就没有钱,你还把工资给别人!

别人?!那是我妈,是生我养我,送我读书的人。

你妈?那我和三个孩子呢?我平常从来没有给她过钱,就是这次,就是这次。

关树悄悄说:看不出来,这个毕厂长还真是两袖清风呀。

冯石用目光示意关树与他离开。当他们重新回到了医院门口的大厅时,关树说:不送表了?

冯石说:财务还有多少钱?

关树说:十万。

冯石:都拿来,存在一个卡上,直接送给老毕,就是他的私房钱。

冯石把这块假表送给了一个老爱穿着中山装的人。这个人叫魏碑,是国资委的主任,他用这块假表换了酱油厂收购权。

冯石和姜青,还有关树三人把魏碑送上自己的奥迪A8时,在他将要上车的刹那,突然,他转身,把头凑向冯石,并像耳语一样神秘地对冯石说:记住,只要是把职工安顿好,不影响安定团结,土地出让金可以免。

几年以后,魏碑翻着白眼说:我说这话吗?我不可能说这话。我是国资委,不是国土局,我有什么权力给人免土地出让金?冯石在那时就清楚,如果有一天自己出了事,这些官场上的人,不管职位多高,是不会真正帮他的。

冯石对关树说:你现在分别去找西四支行的李松,海淀支行的周冰雪,农行的沈小阳,对了,还有徐行长,让他们明天一早来我这儿,32层酒廊开会,时间定在十点半吧。

关树望着冯石,以为自己听错了,大声说:让这些银行行长

们来咱们这儿开会?他们怕怕我们了,他们不会来的。

冯石说:告诉他们,明天开的是还钱的会,不是借钱的会。

在关树惊讶不解的注视中,冯石提高了自己的嗓音,说:老子要还钱了。

徐行长带头说要借钱给冯石

32层商务酒廊里已经坐满了人,像是一场极度成功的男人们的聚会,又是某个专题的高峰论坛,或者说峰会。西四支行的李松,方庄分部的王力,海淀支行的周冰雪,东单办事处杨开会,还有坐在角落里不太说话的徐行长……

本来这些人都很高兴,以为冯石真的是找他们来还钱的,可是当大家知道冯石是想用老酱油厂的地皮作抵押继续借钱时,大家都沉默了。有的人看着冯石,嘴张着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但可以肯定,自己又被冯石骗了。

突然,一个穿西装显得极其讲究的高个儿男人走了进来,他是海淀支行的周冰雪,他显得很体面,身上的香味瞬间就让整个屋子充满了。他走到冯石跟前,说:我外边就听到了老酱油,哈,我已经嗅到了老酱油的臭味了,比当年的臭老九还臭。你就是擦半瓶纪梵希,也还是臭。回想当年在英国,谁会在那样的地方搞开发?

冯石看着周冰雪,心里想着外界对他的传说。说他有一口好英语,在华尔街干过,网球打得极好,但是不喜欢女人。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同性恋。

冯石起身,与周冰雪握手,然后,让他坐在自己的旁边。

周冰雪笑着继续说:那儿有坟茔,周围一大片泥地,后面是

一条淤泥腐臭的河。在那上边盖房子,能卖出去吗?

冯石说:“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。我们至少在一年以后做,京通快速路已经通车,复八线地铁马上要通车,这儿已经是长安街了,谁说长安街仅仅是天安门,长安街是我们那儿,是国贸外,那儿不是长安街的延伸,就是长安街,就是天安门。你们好好想想,我冯石的20多万平方米土地,能值多少钱?何况,我的总量是100万平方米。

我当年在英国的时候……

周行长,别老是英国了,现在是在中国,是在北京。

徐行长说:冯总,我同意你的判断,我那儿还有指标,可以再给你五千万,你明天派人来吧。

大家都看着徐行长,似乎在推测他说的是不是人话。

冯石也很惊奇,尽管他没有显示出来,他只是走到徐行长面前,仔细地看他憔悴的脸和失望的眼神,然后像地下党一样,伸出双手,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:徐行长同志,我代表北京人民感谢你。

最后,冯石说:今天让大家来,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句话,你们必须每人给我一千万。不多吧?大家都看着冯石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

周冰雪说:冯总,要钱没有,要命有一条。兄弟我从英国回到北京,总是遇上你这样的人。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冯石说:不是我要威胁你们,我冯石真的完蛋了,你们的官也就都当不长了,你们死死不救,我也要拉几个殉葬的。冯石说着用眼睛来回扫视着这些银行家,凡是被他看着的人都突然显得紧张起来,殉葬这个词,让他们提前想到了自己未来的死亡。



王刚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[上期回顾]

冯石带姜青去找徐行长,想让徐行长再借钱给他,徐行长见冯石来想要找借口离开,却被冯石按住不让走,并且拿徐行长的儿子做要挟,说徐行长的儿子在他那里打了一千万的借条呢。徐行长得知后脸色发白,但仍然不肯借钱,说大不了鱼死网破。

4